

武寧縣志卷之三十七

藝文序

宋

史纂序

冷文英 邑人

史書之作余嘗病歷代之史難以徧舉也乃詳其要畧論其體統槩而論之以便觀者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代或者疑而問之余應之曰帝王之事盡於易筆於書詠於詩職於周禮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併於經者皆可考也今之學者於經則手不停披口不絕誦於史則以冗以煩非一書之目一人之手將不可勝觀也忘而輟者多矣故史有記漢晉隋唐有書三國有志南北五代有史而國語春秋政要實錄撰而述之者又不知其幾此余所以姑自秦始也且秦處帝



王之艾之始也當世運之厄之極也使後世不能如古秦作
俑也自秦併吞二周而諸侯不知有天子於是有漢之牧守
唐之藩鎮晉之桓后唐之石焉自秦滅六國而天子不能有
諸侯於是漢削七國晉激王蘇宋齊殘虐諸侯焉自秦滅二
世而其後臣不知有君者多矣自秦愚黔首其後君不知有
民者多矣自秦有指鹿之高而其後多宦寺之禍也自秦有
扶蘇之殺而其後多廢嫡之禍自秦喜功而漢武隋煬襲之
自秦坑儒而黨錮濁流繼之自秦銷兵晉武唐元失之其廢
滅先王之法重貽後世之禍蓋不一而足是則由中古以前
亂至秦而極由中古以後亂至秦而始極於此又始於此是
書之始於秦余欲以表禍亂之終始也昔溫公通鑑起威烈
王意以爲平王東遷而桓文更霸猶托尊王之義至威烈韓
趙魏爲諸侯則陪臣執命王制已盡矣此述作造端立意之
所由也余之首秦意亦謂自春秋而戰國雖諸侯而强大然
不敢廢周而自立天下之共主猶存至始皇殘虐罔知有君
始吞二周而忘諸侯王道影響不存矣周亡之罪在威烈亡
周之罪在始皇意各有主也然予爲是書不及其詳姑存其
畧撮其綱目撤其事緒著其始之得失是非觀其中之善惡
可否驗其終之成敗存亡舉措有先後合於一類施行有不
末併於一言君臣之際致治之畧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
之效內外理亂之由雖未能於此知其纖悉然卽記論以通
其大概則淹貫紬繹於諸史之餘者亦可心領默會於此書
之中矣故提綱挈領以自便於觀覽云冷文英子華序

冷和仲秋澗清吟詩序

章

鑑分寧人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凡受中以生而爲人者皆是氣之
鍾也秀於人而爲士又等而上之爲賢爲聖則是氣之清者
也詩自性情流出卽其文可占其氣豫寧冷君和仲好吟一
日寄予清吟小藁亟措老眼讀之炯然如清泉出壑置之白
露玉壺中也藁曰清吟信吟之清者歟君號秋澗秋候之最
清者澗水之最清者其清又可知矣雖然盛年不再以其清
者自寄之吟弄充其可以爲聖爲賢者蓄而爲清德播而爲
清名厲而爲清節出而際清和之朝登清要之路使斯世斯
民復覩清平之治非爲士者分內事歟清吟云乎哉清吟云
乎哉

易說序

冷轟龍 邑人

易不得已而有辭執辭以盡易非也舍辭以求易亦非也伊
川傳序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然後知不
明其辭易未有能通者也况於發蒙乎伊川傳文亦旣詳密
而精深余講授之餘中其義以備記言未敢好奇立異畔成
法而犯不韙也密焉因疏通之深焉因顯白之俾初學一見
瞭然以之觀傳滔滔不逆於心易庶幾乎易入不然豈爲是
贅癘哉若夫愚慮一得或別附後或度其灼無疑者又因而
完之特百十中之一二謂可不可猶俟觀者公其去取真是
眞非自有心中權衡在吾何患焉

贈昭默禪師序

釋德洪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
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
知其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

然出世間法亦然黃檗運公師事百丈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壓之百丈固嘗嘆曰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元沙備師從雪峯真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奧雪峯亦嘗撫其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雪峯百丈之道益尊而黃檗元沙得爲的嗣初未嘗印脫其語言順乘其經因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乃今於黃龍清禪師見之公爲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聞叢林其超情獨脫之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密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黃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咨嗟以爲弗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悅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爲洪州

武寧陳氏子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邱過書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卽忻然往依高居某爲師幾何爲僧受具足戒卽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壑豈能蓄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歷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黃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宴坐一室頽然人莫能親疎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權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於菟視水車然莫知罅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錄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爲法門昆弟氣宇英特頓許可獨首

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頃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
不脫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
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
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
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輒詔撫慰而侯景汗
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侯
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絕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
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
生逼真世傳爲寶然終非真花耳其應機引物以曉人皆類
此大觀三年秋余以宏法嬰難越明年春病臥獄中公之嫡
子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
候而去余瞿然而起坐念公平生奇德美行恐卽死後世莫
得以聞故爲疏其畧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
山中以傳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德洪覺
範序

元

櫟社談塵序

邢以忠 邑人

石鼓寂寞晉漢而震於唐三墳絕響於楚左史而出之宋信
天下無窮之書自有秦不能火家不能闕者僕老矣平生科
目半世憂患今知日已非而炙嗜猶饑顧無正車強記之雄
資復乏李筠躬抄之健至荏苒歲時以同生客一日得櫟社
談塵讀之是何若素昧之多也旣三復益重嘆櫟社讀書不
苟然予之固陋空疎可愧汗矣如其考訂精詳識論根據則
如入武庫之莊陶朱之室如發倉公之司願觀者受用何如

是可以濤談例之又可徒以編載觀之哉他日刻玉分我璧
光時大德丁酉上元邢以忠書

按櫟社談塵冷起予著也起予爲南海尉釀龍子仕建寧
路提舉所著又有雞肋集四卷詳人物傳

櫟社談塵後序

冷應登

邑人

予嘗載酒櫟社乞靈於飢餓得蒸殺之美於盆飢得鐘呂之
正於雜拗得綴兆疾徐之節作而曰社中主人樂未渠央也
其以文爲戲歟觀至雜拗余與友人抵掌大笑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矣大德甲辰夏至日前集英進士七十七翁應
登書

存中詩稿序

甘楚材

騷變而選選變而律造選之極莫若靖節造律之極莫若工
部選不能學陶流於三謝律不能學杜則流於晚唐予觀存
中詩稿選清而不枯律熟而不俗加以年陶杜間與可深造
矣選律云乎哉泰定丁卯西蜀廣漢人潯陽寓客甘楚材公
亮八十一翁序於梅坡讀易所

養吾詩稿序

夏天民

詩有別材有別趣以讀書作文爲詩者非詩也朱夫子嘗謂
須要洗滌盡腸胃灰生葷血脂膏使無一字世俗語言則其
詩不期高而自高矣予閱養吾詩稿喜其句律雄渾意興清
婉叅悟如空中之音透脫如水中之月真所謂有別材與別
趣者也若夫工而聖聖而神詩其至矣養吾勉之養吾勉之
至治壬戌前翰林史官廬山夏天民書

澗槩冷舜臣詩集序

甘楚材

魯直江西詩宗嘗謂詩須可以弦歌蓋以合聲律故耳然律
至魯直而一變舜臣同魯直鄉宗黃祖唐其五七言可分四
聲且有清濁是律也復一變而唐矣唐一變而宋晉宋晉一
變而漢魏三代斯近之若夫虞廷賡歌舜臣尚亦追思不邪

冷同孫傲帚詩集序

龍仁夫

曩予過大青冷氏識其客畊村翁長身古儀矩望之起敬後
十年君與冷子則大俱橫經麻城兩塾琅琅諸生袂如雨予
於是又知則大恨未見詩文又十五年則大過予孔山之麓
出鉅編予哀苦寒擁燎爐讀之落葉空窻居然生意寧固江
表文章國山谷老人崛起西江第一祖百年芳澤固有自來
抑山谷清蒼崛雄追蹤大雅則大乃丰腴潤澤落筆沛然不
同將善學古人者不必盡步驟其下風耶或曰昔者朔南士
競爲詩科目興是道又疑越人之章甫奈何予曰不然先輩
科第蟬聯畊翁猶管雄舉子衣鉢固在予於則大正復別有
望之詩獨其善者機而已大歷己巳日南至廬陵龍仁夫書

存中詞藁序

甘楚材

詞者詩之餘作詩難作詞尤難詞欲媚而正艷而不淫高宗
南渡以來辛稼軒爲詞人第一正而不淫也余讀存中詞諸
詞意深遠媚而正者南鄉子詠春閨有態度艷而不淫者使
雜諸稼軒詞中孰知其爲存中哉

按宋元兩朝冷氏人才後先接跡各有撰述若轟龍之易
說文英之史纂應登之樵唱錄皆有關經傳及當時故實
者又克諧有秋澗集士元有槃澗集同孫畱孫則有傲帚
叩缶二集治鳳有芻狗集應凱有龍崖集起予有雞肋集

櫟社談塵存中養吾各有詩詞專稿或見於先達記載或見於名家序文馮志俱失稽考今其書散亡畧盡其人亦大半湮沒一生精血僅付諸蔓草殘燐可勝浩歎茲取其與書之可徵者附錄於此搜羅補葺尙有望於後賢明

東民公遺集序

明季縉本存

盛

騰邑人

吾祖東民公少豪放喜吟咏遊歷名山大澤與文人往來贈答所爲詩歌甚富以遷徙喪亂之餘多放失無存先伯祖少尹如濟公得遺稿一卷珍藏甚密末年以遺嚴君然歲久繕本剝落幾盡將與同知兄烜大尹兄炆謀壽諸木適被命出滇南不及成騰以先人遺跡恐其久漸湮沒遂梓而存之公素有奇才以經濟爲任旣舉進士知時不可爲遂絕意仕進遯跡草莽每遇古蹟輒流連感慨潑墨舒紙以發其胸中磈礪不平之情及我明初宰武寧雖當兵燹殘餘日夜焦勞撫字然猶以其暇覽眺柳峰太平諸勝收入詩囊至今讀之其氣橫溢磅礴老而益壯如伏波上馬顧盼自雄雖數世後公之精采宛然如生惜乎公少壯時所爲今皆澌燼子孫不及盡見也於乎後之讀公之詩者可以興也已嘉靖丁酉春六世孫騰識

中庸口義序

書亡已詳前案

潘

儻邑人

道在古今天地間賴學以行焉學不合一致辨於頰舌者儒者不獲已也然道以不墜其力歸於明辨後儒講論汗牛充棟往往紛離闇昧如月隱霧不可出儻甚悲之鍾陽馬先生大學中庸口義片言微中有獨得之妙非外人所能與者得

其一解直可空漢宋紛紛諸說也先生爲閩中鉅儒來撫吾豫嘗以心學微言進諸士而上之士之服其教者皆能經明行修相勵以振至今不衰二帙蓋儻屢承誨言前後得於撫豫宦京之時茲刻諸建安以與諸君子共之非獨廣其傳而已蓋將思先王所以授後學其中大有不得已者非空言也然則學豈徒明辨已哉嘉靖辛酉潘儻書

蘭江別意詩序

僉事 姜 麟 蘭溪人

蘭江之水送官以去者多矣去者多而送之之情亦殊有幸其去也其情離有惜其去也其情繫有重其去也其情益深官之賢否唯於去之之日定其所向而已且去者難於去則人易其去去者易於去人益難其去也武寧張君天仁佐吾邑三載政宜吾人吾人亦宜君今尙未老也未病也未速官

謗也一旦白御史諸司乞致仕去君何易於去乎吾邑父兄子弟與士夫惜其去也且重其事故於江上之別繫情尤深焉將去有蘭江士民送行詩卷示余山間告行使余爲序余起而咨曰是別也於蘭江能有幾耶乃徧誦諸詩因以諭於君凡耆宿之作皆述去思也君將去蘭江如此旣去蘭江可知矣君起謝曰吾何以得此於吾民哉凡士大夫之作皆賞高節也道不以官爲汗隆節不以勢爲大小君一笑拂衣無少顧戀彼身居尊富蒙詔負義拘攣恐悻榮不蓋愧者何如也吾鄉先生以節相高故於君重有感也君起謝曰吾何以得此於士大夫哉先是三日邑大夫周侯過我亦曰邑之庶政張君有勞焉今去矣其疇與我共理乎周侯賢令也顧善歸於君則君之所佐深矣故周侯未忍釋於君也君又起謝

曰吾何以得此於賢令哉已而惓惓於民力則曰蓋藏方屢
又曰供億尙繁尤以風俗爲念曰孝義未深於乎君且別蘭
江以去而意尙在吾人則吾人之意難於別君其將與蘭江
之水相爲終始乎遂書此卷端爲序

國朝

定變畧自序

邑令 鮑 泓

士方伏草莽談幹濟出而任天下事易耳一旦民社
變故之臨倉卒喪其所守然後知民信食兵不得已而
去者若斯之難也余以辛亥孟冬視事武寧時地瘠歲
饑民心瓦解多方詭劑之好語慰勞之顧瞻四方稍稍
阜安矣不二載而滇閩作難蜂聚豕突蹂躪我疆土其
在南之靖安西之寧州東之建昌靡有完郭而武獨以

彈丸懸羣賊間賊兩薄我城下城中人泣曰事殆矣盍
去諸又曰寇深矣慎毋輕出而嬰其鋒而余獨以孱弱
之軀且戰且守且撫乞師轉饜身不離鞍臥不解帶積
勞致疾未敢少弛者凡四年而巖邑定矣方是時戎馬
倥傯之後經營慘淡之餘家訃驚聞先君捐館泣懇奔
喪而諸上臺謬謂知兵不欲以危疆重寄輕授他人遂
合章疏請奪情畱任嗟夫一邑之變聊固吾圉一家之
變抱恨終天爲臣爲子誠有兩處其難而不堪告人者
也今郊壘旣平宜與休息斯民凋瘵引頸以期父母而
回念四年之間兵吏鄉勇與我出死力而共生還何其
苦也抑烽烟雖靖而不獲息肩老母倚閭歸田何日臨
風東望又不覺淚淫淫下也因偶簡申詳諸稿依年編

輯一以見危城保障之艱一以志

國家聲靈之大若云紀功報績則殺賊全城謂非小臣分
內事也敢妄以此示世哉康熙十七年冬月竹洲鮑泓
題於古木堂

清崖集序

李應熙

見流寓

予少讀論語曰興於詩則喜學詩從塾師乞韻不得每
於古詩中摘韻自爲五七言往往爲師友所禁以謂不
利於舉業學之何益予雖不然其言然亦卒未能力於
爲也及遊豫寧與盛于埜兄弟交得成十先生清崖集
讀之奇傑蒼古出人心目其聲唐以下不可多有于埜
兄弟爲童子受詩於先生先生讀書丹崖刻苦力學以
詩古文崛起自弱冠時已登作者之堂爲西江名人而
以其所有灌濡諸子磅礴以出予然後嘆古人之學甚
非偶然也嗟夫論語一書言詩者數矣其所以陶性情
者固自少而已然今人以此爲末務至釋褐乃始學詩
且以爲我得志則爲之亦又何也友姪李應熙書

三盛詩序

王世章

見流寓

豫寧三盛仲子少嶽崙以古詩文鳴所錄有于埜左氏
皆奇闊書行未弱冠而叔子季子方年少有才硨磲自
喜一時角出相與上下轟轟若海外三峯縹緲不可卽
而友人稱之曰三盛仲初學洎陽力古能自振於詩近
少陵故所得多沈雄鬱壯之音而骨力堅偉直搗其壁
時季爲童子傑傑有奇氣作日苦短歌險怪不可測聞
者汗駭名以大噪而叔獨冲閒自若其意澹遠浮之無

上入於無朕杳然欲冥泠泠乎人境俱絕其所至於仲季爲獨異叔與季幼並受仲學仲督之嚴已而二子自成立仲頗不以弟畜之間語人曰吾於詩文中少所畏者唯畏吾季人疑其大言獎借惡之然余見其爲詩季出仲必加指摘而叔與季尤喜嗤仲詩至或片言隻字高下抑揚聲響之希微出入往復互相爭執數四不休余戲之曰杜甫晚年詩律始細君兄弟皆年少何自苦而三子卒不少恕城南一軒露光斗許嘗與余坐臥其間酒半于楚取其季詩大聲誦之節促處激昂悲壯斷續低徊若古箏篴蒼涼欲絕若海濤夜捲鯨龍歟起也若秋風之度林颯然而寂其意境倏忽獨往獨來蓋不知其所屬也季才大而氣盛爲詩銳於叔仲日能數千言皆入古叔仲憚之而季獨好叔詩自以爲不及叔季詩其源皆出於仲而所就特異卒之叔不掩季仲亦不爲叔掩也仲所著向多屬余點定余不精詩問於叔季叔默然曰三百尙已晉魏以來皆蘭茗也夫工瑟而合軒轅氏之律遂爲一世所不好惡知鐵堂之峽猶有嵌空太始之雪在乎季則以爲饑專粟寒專帛治玩好者專珠玉且強天下嗜太羹而廢葷臠不可也其論如此三盛仲子于楚名謨叔子名鏡曰于明季子名樂曰水賓先是成十先生官汨陽又遷吉州三盛或離或聚詩不一稿戊申先生歸里而三盛始合三盛之著作益互相切磨得彙成帙一歲所積不下千首今梓者不及十之一二然皆以俟之其人百世上下當有在者必謂集

行而因以間執悠悠者之口非三盛意也雍正十年壬子夏潯江王世章訥夫氏書於三山旅舍

馨菴詩序

盛 謨即大謨

馨菴少有文名負盛氣能傾壓人時輩憚之與予爲世交予兄弟頗疎放喜爲古詩文不競時尚往往見擯於人馨菴築賓竹堂獨招予兄弟日相往復議論馳騁而馨菴與水賓益角力以進所爲詩日銳甚不可犯予嘗避之然馨菴以予累名漸殺又僻習荒隅不能走形勢託聲譽以有聞於人人亦罕有知者及

今上卽位

詔舉博學鴻詞論內外大臣各稱所知以聞天下力古之士由狀元以至布衣皆得

殿試時司馬甘公舉馨菴司徒王公舉水賓而穆堂李先生獎進二子特甚馨菴初應徵與水賓負所有過太行度黃河意氣甚壯旣無所得益豪放不羈岸兀自喜自豫章之燕往返六閱月水陸萬里雲物蒼茫恣意徜徉極友朋山水之樂渺然無際而馨菴之詩日益盛比馨菴以得賢書遊

京師甘公大喜日與之飲酒命其賦詩詩成嘆賞不已且曰吾三見子詩詩三變吾當爲子序之今馨菴又北行囊其詩數卷將取別以之問序於予予濩落山中水賓不第馨菴悵然獨往王公且老而甘公亦謝世矣予獨念二子同事寂寞於二公非有一日之私而二公相取於數千里之外可謂異遇今蓋無復有其人矣馨菴詩

多爲甘公手定其長歌古風尤公所深賞雖區區不足以盡馨菴卽以考之亦足以見甘公知人之明而馨菴不負所舉如此也馨菴詩故雄放其始如角崖雪瀑崩飛萬尺急不得視已復風霆鬪激聲光欲薄今又盤鬱縈蕩翛然高遠矣予不知甘公於此又何以定之於其行書以質之穆堂先生乾隆六年于墊盛謨序

歲暮懷人詩自序

盛邑人樂邑人

昔在無始以前儵與忽旣謀報渾沌氏之德於是疏血爲川挂脈成嶽隆隆湛湛九有是錯爲天厥毛爲喬厥髮五府餘蒸騰而雨雪蛟獅蚺鵬虬螭所出其間蝨蟻化象曰人大者侯伯小者齊民儵忽弄之蠱以聰明俾有顏舌能色能聲頑惠愚聖以方以羣各變其醜或或或婚德力紛紜靡竟靡域萬億千年至於壬戌星有仁芒雲有愷色庶動浮浮離跂轉翼於是劍山先生廣詹旁訊前覆忘戒欲發醯甑猥云井隘望洋而嘆薄遊人海於水涉江於山越岱麋麇之性習於豐蔓道以驄驥有動必閔鷹則弟鷓豹則兄虎彼強而諧何憚弗侮不干不謁從人仰俯萬里歸來面色如土蠲我塵榻息我瘁股兄資菽釀婦羞筍脯曰遂初服搏缶拊鼓歛然而覺其翼栩栩天將改歲勞此風雨遙夜難晨念我儔侶幾人蒿華幾人圭組東西朔南吳越燕楚行厭波濤居厭寒餒其垂翅落魄如盛生者蓋離離然十人而五陟崇陵以延眺我所思兮在何所磈礧乎嶽岑放洋乎浦漑雲旣資其偉雄風又濟之以怒於是劍山先生有頽

其容怛然弗懌仰空長喟曰此則儻忽二帝之罪也夫其謬而海湖劇而衡華齊制四氣舉春廢夏十日代曜晝則不夜雲以爲房風以爲馬不作棟宇無有船車則我與君相望不出由旬之間瀾洑之涯耳豈復生其役役之事別離之嗟今者勞以朋從苦以室家程以巾舄阻以山河棖以霆電惑以霓霞動而不已能無譁哉於是錯艱綜險上稽下答攄吾愁煩被以文質安危利病有離有卽廣徵約取芟其華說隱費相乘辭寡情竭求順己志匪同作述似諷似頌毋傷廉德響不欲諧貌不欲澤務使其人情志魂識與我相接庶幾遠望可以當歸悲歌可以當泣者矣乾隆壬戌十二月二十四日盛樂水賓書

讀詩釋物序

學政王鼎省崖

孔子詔門弟子以學詩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外繼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知詩之益人其大者在理性情篤倫理而博物之功雖至纖至悉而皆不可遺漢世齊魯諸生申公轅固等各以說詩名家今其說或傳或不傳吳陸元恪之草木疏宋王伯厚之地理攷詳哉言之矣以今觀之草木地里之名今與古恒不相一必欲執吳與宋時之所名者而証之於今其牴牾不合者比比也况外此者乎前署湖口司訓方觀呈其武寧方子菑吾著讀詩釋物二十一卷其考据之精採摭之富據古証今詳該精確天地人物之繁名義異同之歸無不剖辨分明衷於至是洵足補漢以來說詩者之所未備

矣觀是書者果能不遺於一名一物之微而求之性情
倫理之大則博雅之材必有無負於詩教者是亦觀風
者之深幸也夫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仲秋關中王鼎序
周易外傳序

張望閩榻

陳圖南曰羲皇畫卦不立文字使人觀象而已卦畫初
立包有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如其未有也羲皇亦不知
也爻之卦之鬼神假之文王周公孔子上而易羲皇之
易易於羲皇之易於是而文王易焉而周公易焉而孔
子易焉文王周公孔子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
存亡者澹濼而不禁此際欲光大因其占者明其道明
其道者陳其教故嚴遵曰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
依於忠朱元晦曰易者卜筮之書也孔子曰設卦觀象

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以通天下之志又曰君子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三聖人之書
推而遠之以明道引而近之以輔占以定天下之業其
實而已非虛而無用夫微於辭者不可與議奧於旨者
不可與思宋氏以前道閉中運漢晉之儒者莊路踟躕
蔽影偏遜遂穿鑿於災異虛無於老莊雕鏤于太元其
非經倍聖亦何有限際哉盧先生秋水含韜六籍窮居
不出者七十年發其好問習學於易以爲聖人之書平
實正大所以開物成務其爲君子崇德而廣業改過而
不吝其爲小人小懲而大誡亦曰以卜筮者尙其占而
已災異非所貴也老莊非所與也太元非所法也穿鑿
雕鏤則弗應虛無則無用嘻夫易也者而豈無用乎哉

於是上下古今摻采人事援事以印經依經以辨義作爲周易外傳四卷以示望而問序焉其閒列辟之達道聖英之大範忠實之顯謨姦佞之濡迹出處之義操與夫失得成毀之蒼黃禍福治亂之詭變而不可單述者羅縷森布班班顯言其亦足以被世翼教而語於問學之徒矣先是有李光之讀易有楊萬里之易傳有李杞之用易有葉山之八白易有喬菜之易俟諸書其爲說易早獲其心而一者也於秋水有隣焉而不孤遂作周易外傳序乾隆五十五年仲秋張望樓壇序

文獻通考正續合編自序

盧宣旬

自司馬溫公作通鑑總歷代政事之興衰得失紀其治而鄙陽馬貴與先生遂因杜氏通典別其義類補其闕畧貫串二十八代之典章制度成文獻通考與通鑑後先爲之經緯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終於宋時限之也明雲間王氏洪洲纂輯遼金元明典故作續考固馬氏有待於後賢者顧是書以典章制度爲門非若鑑史以朝代續焉而各自成帙不相聯屬如不續也國朝宋氏眉祝有見於詩合纂正續同爲一書而首尾仍判

爲二又其意專簡便因革所繫類多挂漏續與正複復未盡芟則合纂之未能合通之也夫馬氏之書旁蒐博采精一思慮分編二十四門舉古人事有關掌故者皆以類從而附詳之細大畢具其時之所得攷固無不攷之矣王氏續考自謂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諡法道統方外諸考以補其遺其果馬氏之遺乎古有小學所以

教書計也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有尉律所以救小學也故學童生十七以上能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自六書無傳而小學不振小學不振而六經因以難明馬氏類小學於經詳六書於小學以從其初固無不備矣禮制之興由於上故議禮必自天子始自周人制諡以爲死者之辨後代因之別美惡以寓勸懲將葬而議之旣葬而諡之賜之臣下則命自君上上之君父則稱天而告之陵寢馬氏作王禮考終上陵諡法附詳蓋亦未始有遺道統者見知聞知非大聖大賢莫屬也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後若漢之董唐之韓宋之周張宜皆可以承其緒然而朱序太學著斯道之統則謂孟氏沒而其傳泯焉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二程子志明道先生墓則謂先生於四百餘年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秦漢以來若無人焉道統固若斯之重矣王氏乃謂凡註疏家皆足以當之何言之易乎卽如其言其所載諸聖賢及諸名儒姓氏則學校詳於祠祭著述則經籍志其本末舉可相因而見豈必沿襲其文而別爲考此六書諡法猶可類附而道統攷可不立也其它若書院若方外則馬氏附考於學校類於經籍百家中者咸各有之在因而詳之可也無用另爲之目若忠臣孝子節義之流所謂獻也其各因文而見者舉是書皆是已苟專列爲類則必上下數千年一無所遺然後可則何如散著於文之爲愈是故通觀二氏互證全書惟氏族一門

實爲馬氏所未備然非其智有不逮也通考之作命曰
文獻固所以考制度審憲章爲論道經邦之助若謂氏
族爲所遺則所遺不可勝補矣是類書也非是書之志
也夫以三十二代典章制度之書馬氏作之於前王氏
續考有未審宋氏合纂仍其舊宣旬末學淺識又寧敢
妄議諸後顧曩者從事於斯竊窺其間卽嘗刪訂續考
以合正考之舊凡其文之重意之複義例所不得入節
目所不容增皆不欲畱餘憾而又補輯明季故事以完
王氏之書參諸合纂以斟酌繁簡積歲風塵迄未能就
比年齋居閉戶卒成是編蓋思以繩馬氏之志而使王
氏之續通考亦與續通鑑者相爲經緯而媲美後先若
鄱陽之於涑水也故書成將以質諸當代大人君子而
自敘其略如此嘉慶十年歲在乙丑仲春旣望武寧盧
宣旬略識字齋

魚亭詩序

胡紹鼎

余少癖於詩好爲深粹幽苦之吟十餘年來奔走四方
雖僧廊茅屋塵壁模糊輒拂剔而讀之以求當世淪落
之才而羈旅窮愁時亦極其歌呼以自適今年冬余遊
西江得汪子輦雲輦雲武寧人與中洲彭君景之交最
篤景之數爲余稱輦雲其始來豫章時豫章之人不知
其長於詩也有葉母見而大異之曰此寶物也遂妻以
女因家焉於是豫章之人爭傳以爲奇而一時名卿巨
公多憐其才羅而致之無暇日夫輦雲以飢寒流落之
餘握一寸柔翰粹然誠格於閨闈以作之合而當代賢

達愛惜人才者又引重之可謂盛矣而卒無解於窮抑
詩不如是則不奇歟是時景之方以公車赴京師輦雲
亦將省其親於武寧余憫其歸也爲詩以送之輦雲乃
盡發舊稿來質且屬之序凡三晝夜悉評點爲甲乙終
其卷當是時短燭浮烟爐灰漸白牕鳴窸窣更鼓相催
乃扣枕微哦覺寒氣習習齒頰間倦且臥輒夢爲風雨
冰雪聲若躡層峯峭壁四顧無人而幽花古木瘦石寒
雲流宕於泉飛猿鳥之悲號此輦雲之詩所以窮也或
謂其詩長於寒瘦非軒冕堂皇之作余曰是說也余嘗
於其集論之雖然吾昔見繡佛者纓珞懸五色珠璣錯
襍蓮花灼灼照人而其神不存焉山鬼披薜蘿夜雨坐
江頭而嘯與松楊聲相吞吐余愛之市廛人不能爲也
使輦雲能強其性而丹雘之遂可不窮於世吾爲輦雲
謀當不捨此而易彼余客此邦不遽得歸明年輦雲將
復來得與細論日長矣惜景之不得共證也

宦拾錄序

費淳

宦拾錄者何王子心輦自丁未以來宦滇所拾張閏楊
居士所謂錄而存之可以白於世而復於鄉黨朋友也
余別心輦八年矣先是在滇六年心輦權永北丞提舉
白鹽井有養有教心所用處言以聲之譚古愚先生以
爲所拾者皆國計民生信哉旋以母憂解平彝縣事服
禫入覲見余於江寧錄十六年所爲宦拾者請序余諾
久矣覽近作平彝征苗紀略兆家阡表想見勤

國孝家其用心如初故其立言有體宦拾得此誠可錄也

心輦年未六十須頌雖白精神粹然從此進而求之吾
烏測所至哉嘉慶八年癸亥夏月兩浙使者費淳拜撰
耘吾詩鈔序

羅穆

詩之爲詩也猶樂之爲樂不可以爲僞也傳曰人有血
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物而動而後心
術形焉故聲音之道著詩者心之聲也有賦興比有三
四言有五六七九言虞之世拜手賡歌其借元首股肱
以喻君臣賦興比之體備矣其后洛汭殷憂述戒作歌
長短錯出非唯備賦興比而五四六九言之體備矣然
則二歌者其商周三百篇之權輿乎詩篇三百別而爲
風雅頌雅頌直陳其事人不能學學之易庸淺何也前
人渾厚氣骨未容易得有也變雅諸風類多比興沈酣

婉摯莫能名狀唯漢魏晉能學之故詩有漢魏晉之稱
降而唐代限句限韻風格益變唯盛唐諸公稱絕唱其
秘奧在得其真不外於悲壯高老四字也吾妹文盧子
耘吾性好詩七言多於少陵排鼻滌洄處三折其肱五
四言并得其途逕其所至自不已吾又烏能測哉耘吾
諱琳少吾十歲甫冠時取魏科公車數上不第乃遂應
選南漕平山衛凡所爲詩自四言外莫非風雨途中閱
歷又於父子兄弟朋友間具有至性余蓋於詩中見其
真也乾隆甲午彙稿寄訂並囑作序余念夫深山中人
耳目封閉無與相發顧詩之見於古人者源流深淺會
之於樂未始不有可別可別即可述是用低徊於三唐
取士之至今日而併低徊於三唐以上則耘吾之詩其

亦自有輕重矣愚兄主雪羅穆撰

一夜軒文集序

盧琳

予少讀古文有旨乎其言焉試欲爲此已自謂作者類博洽前載作約以明道不得已而有言故言之必文言之文故行之必遠其可易而爲者哉間亦稍稍爲之雖爲之不敢自以爲是也及壯舉於鄉公車七上生平歲月參半耗於風塵奔走客中所得謳吟贈答之作爲多而古文不恒搆今老矣坐一夜軒中檢復少時所錄十家文字與宿好相遇握筆伸紙輒有會通因知昔予進退之不果爲可嘆也夫士固有所好有所好必有所得志豈遽不如今人豈真不敢望古人耶予亡友張子剩田世之奇窮之士莫或過之而其爲文章實高手跡未淪墳草已綠悠悠斯人豈忍湮腐閑居之下因次予與剩田所作爲一夜軒集俾授之梓以誌予之宿好且以時自覽繹焉乾隆壬寅春正月中澣日盧琳耘吾氏書拾遺文集序

呂字

文匪文其文也文其人而已三代以言爲文言不刊文益不朽厥後代多專家言有大小文有盛衰而人存焉豫寧自盛字雲余賓竹二先生以古學倡閩楊張先生起而繼之一時張際民李白邨陳竹門王七宣盧容芬相與沈浸數十年間後先輝映而鄧君六穆旣私淑諸前輩又親炙於閩榻之門與際民諸君子角力以進者也弱冠補弟子員家貧不急仕進一壺一卷任其天真不求人知而人亦罕有知者故所爲文散失不自檢存

近雖貧病存臻惟率其好古之性落落如也內外親從
嗟六移之遇拾六移之文得數十篇授諸梓曰拾遺文
集六移之言曰士在草野身不關榮辱耳不及是非布
帛菽粟安其生勞苦憂患役其念蚤作夜思道其力所
能爲分所當盡而先遠之畱詒族姓之疎戚兄弟叔姪
之歡聚友朋故舊之存亡歌也而有思泣也而有懷於
人無溢詞於已無夸志如斯而已何以文爲嗟乎六移
積學數十年輾軻潦倒莫由自信惟散見於文而後焉
者不可知六移其勿悲矣乎字弱齡客修水聆六移之
言久讀六移之文多雖所以文六移之文者無俟字言
而字於六移則更有深於他人也得無一言乎故爲之
序

武寧縣志卷之三十八

藝文序

明

縣志序

楊

廉豐城人

武寧古艾國屬商侯爵山峻水清爲南郡輿區其俗敦潔負
氣自喜無浮夸澳忍之習采風者所深與焉以接壤楚尾屢
遭兵燹書籍遺亡人文凌替宋元以往典故蕩然無存守土
者苟安自便因循已久四明馮公潤卿視篆來詢訪舊志僅
得永樂間草創繕本慨然有修復之意乃走使豐城俾廉執
筆從事廉旣至於草繕原帙細核之頗失精詳訪以故老之
傳聞叅以舊家之譜牒而質以豫章一統諸圖志芟其荒謬
整其紛亂研精三月始克就緒旣卒業以告於馮公曰武寧

志之不備垂數百年文獻無徵其間遺文遺事隨風烟於灰
燼者何可勝道幸而及今收拾殘文傳之後世猶知武寧山
川如是古蹟如是戶口貢賦如是人物風俗如是則其於武
寧也森然而樹鵠的而聞風興起者亦將不少矣吾公引重
之意其庶幾乎或副哉雖然昔人有作海賦而不道鹽者廉
竊懼夫鹵莽而不止於不道鹽也後之君子其是正焉馮公
名琦起自賢科其治縣存風教於法律之中寄神明於簿書
之外卽此以求而其用心亦可以見矣志凡八卷卷首弁之
以圖其門各有義例覽者當自得之豐城楊廉序

縣志序

馮琦
鄭縣人

琦初至武寧周覽四山蒼翠環拱秀溢雲表訪諸風土人皆
淳樸自守易於爲善及考之圖志似大有可觀者圖志出永
樂間縣丞鄭觀所草創未及授梓中多謬脫搜檢之餘往來
於懷欲得考正而修葺之未幾僉憲莊公觀察至首問縣志
繼而憲副過公王公及方伯侯公旬宜皆注意故典又憲副
馮公提學至復孳孳詢及命諸生上舊草以待編行琦憮然
曰琦之責也又與素志合何可復待於是從其故本蒐羅舊
聞廣集羣言得所依據具書幣走豐城聘楊君廉與邑紳殷
緝互相編訂經涉五月乃會厥成其書提綱挈領類有所歸
廣搜博考義有所証耳目責實遠近不遺剪其荒穢薈爲成
書於一邑之圖志亦少有所備矣於呼琦惓惓於是書久矣
遠望而興思博訪而畱情今日乃得償其所有一披覽間而
一邑之形勝風氣人才犁然於心目且以貽諸將來豈非武
寧之大觀耶至於事關政化琦又得以考古而證今出入風

俗相與浸潤爲善其爲吏治不愈有所資乎若夫知之所不周力之所不逮而補救彌縫以成不朽之書則又有待於武寧之後人時成化丙午年五月馮琦序

縣志後序

殷 縉邑人

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覘天時以詳地利以類人事其義至精其理甚廣而政化之原出焉志與圖蓋亦重矣哉武寧爲邑實肇於唐而圖志之廢自元季兵變以來典籍蕩然故家大族流離轉徙先達文章事蹟散佚垂盡少尹鄭觀始爲編葺掇拾殘煨之餘存十一於千百罕有成書今大尹馮公琦慨然有志修舉出其草本聘豐城解元楊方正考訂纂定復命縉以獻其一得之愚縉自大父官於武寧而縉生焉大父卒於官而因家焉縉爲武寧人矣爲武寧之人則於武寧之事有關於志者何可不盡心蒐採以副盛命獨念書紀散亡老成衰謝不能憑虛構影一二後先傳述得之耳目者稍稍收葺以備參考雖有愧於精詳而後之覽者亦得以少資政治焉至於會衆言而斷以獨見則解元公之任也書成縉樂大尹之志有成而數百年之缺典以復故序其畧於此以待後之人云邑人殷縉序

重修縣志序

陸 深

武寧爲縣僻在萬山中當修江上游水泉灌溉之利峰巒鬱鬱之美亦望縣也其俗淳樸其民力本穀菽布縷之用流焉以資生爲裕其地邊隣省自寧州西來皆衝沙境也故流移易爲受納喜於果敢而節義因之其土著之人又皆負氣好禮質有其文而和厚之風盈耳矣昔在癸巳甲午之歲予參

政江藩嘗守其地過焉接見士夫問縣之故而以志事爲缺
會予遷去無暇然每每往來於懷也唐君世惠來知是縣禮
聘學諭徐君麟修成此志凡若干卷提綱緝目煥然可述雖
不入其地者一展卷間猶武寧之在目中也可謂有功於此
縣矣予旣歸田世惠緘來請序予讀之喜喜以成吾宿志近
世郡邑作志甚多多附麗於史法而藝文爲工大抵史以記
往志以開來記往以存鑒戒開來者則經綸之業係焉雖史
家猶以作志爲難此體例之辨而名實之分也致用有間矣
是書簡質不失其故凡有事於武寧者可執此以爲政矣世
惠名牧自鴻臚遷爲國監典簿予嘗教國子於世惠有契分
且同鄉也因爲之序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夏五月朔

續修縣志序

李士振

武寧舊志肇於成化丙午而重修於嘉靖癸卯越三十有四
祀矣其間戶口損益風俗純疵名人良吏出處之詳與夫幽
逸之士孤嫠之懿沈伏於山谷廬井者失今不志後世無徵
焉隆慶壬申西蜀胡公來蒞茲邑崇禮教以敦風化而民蒙
其福其於興賢育才典章文物尤所注意迄今四載百度以
修民風歸厚治無遺事矣獨以志爲缺典請於上聘邑人主
簿吳君祐教授盛君廷贊舉人方君繼懋屬士振與司訓伍
君益達生員潘大謀吳宗周張機潘策任其事乃重加修葺
旁搜博訪釐綴成編備書時事其文直其事核其例不浮其
理甚富於戶口而知生齒之數於風俗而知治化之由書官
政則職守明而保釐之義著書人物則賢否辨而得失之跡
彰以及名賢雜咏文物炳炳事紀往蹟義存勸戒凡六卷爲

綱四爲目三十有六皆沿其舊而公重加校正焉因命梓行以識永久刻既成振拜手颺言曰偉哉備作者之意乎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諸志所有皆古人陳迹如懸鑑然後之覽者借以自考事求可師行求可法自治治人有所依據君子篤於上小民親於下薰蒸沐浴翕然大盛人才日以興風俗日以厚則斯志也不爲空言而公之意庶無負矣公名東陽字升之別號寧江四川建昌衛人時萬歷四年夏六月李士振序

續縣志序

盛廷贊

夫志紀事以明政識往以開來人文之所歸治化之所出經都邑者莫此爲先焉蕭何入秦關而收圖籍紫陽知南康而詢圖誌君子謂其知急務也蓋廣谷大川異地剛柔風氣異齊民生其間異習司土者省方觀民匪志曷從稽哉邑無分野則於天而無以觀象邑無疆域則於境而無以立業於山川城郭而不知形勝何以設險守固也於風俗民性而不知習尙何以辨志宜民也戶口田賦爲之供貢輸力公署學校爲之植教達治官師者下所仰鄉哲者世所則不知其人可乎五穀民之粒食土產邑之方物不可不權其宜也忠孝節義所以勸化仙釋災祥所以紀異君子不下堂而合百里於一目者以有志耳武寧縣志自嘉靖癸卯唐侯牧屬學諭徐麟與鄉之司訓潘槐纂刻迤邐以至今日蓋三十有四年比隆慶壬申胡侯來宰吾寧百廢具興三年秩滿報政邑治斤斤就理以寧志未備賦役沿革殊於先後又歷宦政績人物行實流風遺韻一二傳而已浸衰文獻不足將來入官者何

所稽從乃禮聘諸文士以及國人議集是書余輩因而協力焉程度有胡侯之指揮纂葺有學諭李公之詳核警校有司訓伍公之精明參考新故集事類載會吾儕二三之見聞蕪者剷新者益缺者彌畧者詳而一時公事事核其實文務爲潔不敢自後於史法當必有以厚人文儲治化章往盛來於胡侯淑寧之意以成乃可爲去後不朽之業也噫訐謏遠猷厥維重哉帙成例得示後因屬余言以識歲月云邑人盛廷贊序

續修縣志序

林文升

一邑之文獻係乎志其著作足以發明物理其闡揚足以興起人心而備載故實又爲觀風問俗者藉考信焉顧可任其廢墜而弗修復哉武寧志修於萬歷之初年迄今時移而事異也文物日增而掌記未登也邑侯周君道昌虞其久漸湮汨後無所徵乃進邑之文士陳一泰陳龍黃時習盛宗齡輩違復訂証彙輯詮次凡若干卷帙成未幾君以遷秩去升不佞奉命代庖間取閱之則見君之用心也勤而慨其雅志未就自惟碌碌無所建明於茲土其爲君卒此業乎罔顧鄙陋出微祿剗劂之刻成爲之紀歲月以告來者蓋庶幾克襄盛美於周君之志無憾焉耳若曰因而攘善因而殿功則升茲懼矣萬歷三十八年仲夏月林文升序

修縣志序

張茂栢

歲庚戌之夏栢從山東來任武寧時縣志甫成間之則前令周公道昌林公文升偕諸譽髦後先羽翼以垂不朽者也旣披閱其書竊喜謂輿地之廣狹山川之險隘貢賦之高下人

物之孳蕃風俗之淳澆靡不燦然明備後人得有所考証以從事茲土厥功蓋亦偉哉夫命之難難於實心用事實心爲民耳役役錢穀簿書間風土民物漠然不以爲意又後先令尹各自爲政舊者旣不以告新新者又畧視其舊雖有良規美意中多畛域罕能守先待後以爲久長計者栢碌碌無他長獨念寧民最瘠而俗又疲病竊欲激勵風氣以與吾民維新其敢師心自恣睥睨往事何者利於民何者害於俗某也芳躅可師某也覆轍可鑒典故具在較若列眉遵而行之庶幾可無失墜則所藉於兩公者夥矣蓋兩公胸無城府開心推誠可以人之一得補我之千慮亦可以我之無不足用人之有餘以故四十年未備者一旦仔肩相與有成以大無窮之業栢實有厚幸焉愧非良史才也無能潤色損益以襄重典姑宣言張大之用附諸君子之末桂林張茂栢序

重修縣志序

尙書 熊明遇 進賢

予與諸縉紳先生講明性學於澹臺祠而是菴劉公適憇譚徐及文章吏治原無岐途聆者唯唯又有以志道成章爲問是菴公曰古人所志大學之道也成章則明新洞然矣夫豈二哉時豫章余學優亦與聞焉明日謁予請曰昨聞圭復性學之銓矣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吾邑宰寇公可教爲政以愛人爲先蓋學道君子也吏治彬彬五年於茲矣又以志乘殘廢大爲補緝斐然成章有可觀者敢請一言以弁其首予喟然曰詩書所載不出自治治人而已後世學者罔知所本專習辭章務爲浮華以侈聲名自謂文士而於生民之利病一無所究及出以治民唯奉行條章汲汲於賦役徵調馳驟

東縛曾不得優游詩書以與吾民浹洽所謂人爵得而天爵
棄者其於道也夫安所達乎如寇尹者蓋庶幾乎其有成矣
還而質之是菴公當亦有所可焉後之君子其亦知文章與
吏治固不苟哉因書以與余生歸示邑人使知所考云崇禎
七年三月進賢熊明遇序

重修縣志序

學諭陳 璉

豫寧自黃龍蜿蜒而來鬱爲柳峯衍爲修江丹嵯翠壁綠水
紅泉蓋神麗之隩區華映之雋地秀氣旁達人文所萃夫何
邑乘遭燬版圖多廢巖嶼掩匿文獻遺亡識者恨焉會邑侯
寇圖雲公綵綵於茲合庠生余學優以補修一帙問予序予
受而讀之古蹟名山風土好尚犁然几上而良吏政蹟學士
文章彬彬可觀於呼盛矣地以人而闢人以文而出古今與

妙之域奇杰之事往往汨沒於故紙陳言荒穢而不出者其
人鄙其文陋耳寇公光明磊落有古人風出其所有發爲英
華以文之雅成志之潔補修良不偶也獨以豫寧地僻民淳
差繁賦重有如水撓之則濁澄之則清有如木搖之則圯植
之則茂寇公知其然因人性而導利之董以播種薰以詩書
敝習漸移民生日厚而人文蔚然以復乎古其功又不僅修
志而已後之覽者蓋亦可以興矣偶閱筆洞生天壤遺文而
得白玉蟾湧翠亭記亭在柳山下瞰修江爲豫寧古蹟乃用
並紀於策以資異日博古者云時崇禎甲戌仲夏南海陳璉
撰

國朝

縣志序

邑令 馮其世

予以雲夢後學蒞治武邑邑罹兵歲比不登公私緩急
難應齋檄至者不匝期尋落落謝去予請於

上寬兩稅釋逋欠力農而不給者假犢種捐除一切冀得自
復竭噢咻拊循之勞而民氣少甦乃與學博邑紳士相
與謀新黌宮輯典禮營治廨署倉廩及城堞樓櫓之役
土木歲興議者難之然終不敢取資民間一緡錮也時
邑戶口衰耗田土荒虛土著僑寓轉徙不一適奉使均
賦越陌度阡畝澮溝洫繩尺必親校授稅必覈成賦率
準於平又頑醜嘯聚山叢上遣戎詰之身詣行間密參
機務一以爲赤子一以爲狂蠱別其良楛且勦且撫期
月而囂頑頓息往者風烟弗靖執經之子擲圖書避戈
胄倚徙林谷予延夙儒錄古書進諸後生與之講磨文
教漸興而里巷書聲不絕性好名蹟游歷所至輒爲追
尋而武寧盡山谷爲依窺矧峭陡崖陰盤曲泉瀆徽篁
松唵颺颯往往有仙人羽客隱君子者流連其地置丹
甕列鼎盪煮白石塵几嗽酌棊枰標幟諸遺跡若斷若
滅鐫文無欸識者力復完好噫此予之竭蹶不遑於武
邑也邑夙有志久未輯理士大夫勉予修之予謝曰予
於武寧力盡其可盡焉耳修志文人任也予何敢當士
夫復以請曰邑乘者文獻之徵也道阻則信耳代遠則
傳疑匪垂文訓無爲信徵何以示後人相傳弗替哉公
毋讓予不得却乃與諸君子儻其殘訛汰其支濫典其
章句益以傳記彙事成卷彙卷成帙勒爲一書統一邑
之山川文獻一展幅而瞭如指掌頗深幸之然予竊有

感焉稽武寧志肇自明成化丙午歲歷代互有沿革今予任武寧亦以丙午重輯其書甲子相循支干往復適相符也且成始志者令曰馮琦又與予系屬同姓著述之業予雖愧謝不敏而承其流風又得樂成一家之言焉抑明末寇君可教任茲邑間嘗補葺是書綽苦心手旋以內擢去而寇君余同郡也寇君抱志未逮予繼其役實匪越疆蓋亦後先相須若有待於今日者甚非偶然也是書也首倡者學博湯君民貞徵實者邑紳張君元會陳君思珊胡君文衡也草創者生員汪克淑盛彌願盛士浩論定者杜棟張仲友陳南盛彌佑較訂參閱者吳國泰潘光祉陳國玃張安世盛宗彥陳六奇劉元泮潘元品盛士鳴逸叟張金學此皆與余相長相益而得相與以有成者也予雖未能襲馮寇二公高風亦私心竊附其名於後幸托不朽用弁卷端畧爲紀次後有覽者亦足以見余之本末如此云康熙五年丙午冬馮其世序

縣志後序

盛士浩 邑人

吾邑志漣元兵燹漸滅垂盡始修於成化丙午縣侯馮琦邑人揖舉殷縉其草本則少尹鄭觀所創也補於宏治甲子縣丞易榮教諭陳通訓導沈秀再修於嘉靖癸卯縣侯唐牧教諭徐麟邑人訓導潘槐主簿陳璫進士潘儵又修於萬歷丙子縣侯胡東陽邑人教授盛廷贊訓導張機吳宗周潘策生員潘大謀至萬歷戊申縣侯周道昌生員陳一泰陳龍黃時習盛宗齡續補之周以

覲去未及梓庚戌署篆布政司都事林文升始刻就崇
禎七年甲戌縣侯寇可教生員余學優吳道行陳文輝
又從而補葺焉乙酉罹闖寇志版火順治辛丑縣侯馮
其世下車問武志得一帙字葉殘缺康熙五年丙午春
侯捐俸復修命生員汪克淑盛彌願盛士洁杜棟逸叟
張金學彙彙校正授梓計十卷四百葉一十五萬字纂
集凡五越月剞劂凡一載大都事倍於昔文增於舊獨
愧識闇才疎謬膺重寄無能補蔽大雅僭妄狂瞽罪誠
有之如謂信任耳目卮詞影說逞臆憑胸滅公徇私匪
爲文獻徵且貽作者羞此又義之所不敢出也觀者幸
諒其愚而併畧其過此志猶足考信云康熙六年丁未
盛士洁謹識

縣志序

邑令 鄒應元

邑於萬山之中屏雲而枕石陸有重岡疊巘之阻水有
澄潭碧澗之深且潔木鐸輶軒之使罕至鳴騶監節高
牙大纛之迎送所不經遐裔巨賈不入其境象犀珠貝
之物無由而接於目民生不見外事安於猷畝絃誦以
爲業重法而畏吏吏斯土者樂其俗樸而民醇優游豫
暇則思洩於文教開盪濯磨以新一時之風氣又或因
循已久天時人事相責而出有不遑少待者亦其勢使
然也乾隆辛未應元奉

命來宰是邦縱覽山川秀逸雲表意其清淑之氣困輪磅礴
縈回溢注散見於人事而不可窮及稽之邑乘則文不
足徵實事不足舉遠簡陋荒穢無以厭考古之心悵然

不滿於懷者久之已而諮訪其故乃知舊志成於國初天下始定二三耆舊匿而未出兵燹煨燼之餘典籍散亡儉於推考執筆者草率成書遺漏舛謬又後先相因不汰不潔不澤不瑩不簡括研覈不備不純雖名爲志乘實貽識者譏非力於澄治何以垂後應元不敏因徧徵通志藏書故族舊乘稽考先代遺人遺事凡殘碑斷稿及荒塚野廟之文莫不披荆蹈險收而有之以供資取而修治文藝悉屬之明經盛君洵潤以出至於出入予奪應元獨持其衡斷絕書屬不浸浮議明可對日月幽可質鬼神炯炯此心冀成一代完書始於壬申終於乙亥纂輯諸費皆盧上舍鎮獨任之志成應元喟然有感曰吾嘗讀新舊唐書矣歐宋二公一代作者其自述以爲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自今絜之二公旗幟一變蔚然改觀其優劣豈文辭多寡間哉獨武寧之志有難於新唐書者唐享國不及三百年而舊史之文尙可刪訂武寧自封爵以來文獻荒遠茫茫塵塵以逮於今蓋數千載矣二馮舊乘不足爲藉劉前任宏畧雖奉檄興局苟且踵襲去取不嚴任屬不一卒無定本應元與盛君往復討論爲力頗深而用心良苦一人之事一事之疑互相揚摧稿凡屢更板經數易雖有愧於大雅之林而網羅裒益章幽發微亦可以告無罪於古人矣唯是山川之靈文章節義之精光鬱積之久亘千百年而未嘗一洩應元待罪於茲五年爾而乃成此書毋亦明晦有時其間天人交迫有難遏抑者歟應元何幸及此因書

以爲序時乾隆乙亥孟秋錫山鄒應元撰

縣志序

邑令 梁鳴岡

南昌之屬有八而武寧隸於郡之西北僻在一隅據修江上游水泉灌溉之利峰巒鬱鬱之美人物挺生之奇恒與他邑之大者埒其俗勤生而嚮出其民喜果敢而負氣相高庠校之士勤經業而登科第者又皆以節義相砥礪而其守不失蓋習氣使然也乾隆三十五年歲庚寅夏六月余奉

命蒞茲土甫入境吏謁馬首卽向索志乘思得其土宜風氣之梗概以宣

上德意而學製美錦焉顧遲之久而吏無以應豈茲邑之志獨蕩然無存於今耶抑存之果不足示信於今耶亟謀所以續之苦於簿書鞅掌之未暇也居數歲適府憲檄修郡志邑士紳慮縣志之闕如無以資郡修之考據因慨然請於余曰武寧舊有志書歲久板刻字漫斷殘莫考

本朝康熙間邑侯馮公從兵燹之餘採摭草創頗有明徵然其書雜而不該紛而無統乾隆庚午邑侯劉公志在修輯未及梓而遽去暨十七年壬申邑侯鄒公復設局於余氏之賓竹堂蒐羅文獻歸然成集矣旋以被控復毀後邑侯宋公接篆於茲歲丙子再加編輯甫脫稿會宋侯以內擢部曹未釐定而罷遷延至今百有餘年其中風會升降民物豐耗與夫制度典章人文治化一切茫如竊懼其散軼難稽也願我侯續之以成諸公之美

余因感而嘆曰好事之難成有若是耶且修舉廢墜爲政之先務也余奚敢後哉遂籌費設局廣延邑多聞宿學諸君子分修總校殫心一力余以公餘得總覽大要參與可否折衷至當其體裁一仿通志編次成類紀載詳明其於舊志則訛者正而遺者補繁者芟而缺者增而於新事則慎擇嚴收戒穢懼濫惟志乘非徒資一時之檢閱欲使後之人徵文考獻有所據依蓋不敢不詳焉是役也經始於己亥之春告成於壬寅之夏別爲二十四門釐爲三十卷夫而後百十餘年之事蹟于是乎有成書矣夫而後武寧之爲武寧其土宜風氣之梗概於是粲若列眉瞭如指掌矣竊惟我

國久道化成風俗移易至今日而極盛無加卽武邑可徵焉余以粵東一介十餘年於茲治績不及古人惟事其事而以宜吾民者俯循職業民亦諒余之心以爲心而不敢欺懷生樂土各習其勞而不敢游惰且每歲正供刻日輸將不煩敲撲起運之際九鄉漕米聯檣接艦次第整列余以扁舟往來自修水以達章門晨夕無愆得以如期告至幸免隕越古稱任力者勞而任人者逸今余力未必不勞而人或不敢視我以逸豈勢驅然哉良由此邦人民沐浴

聖天子仁漸義摩之至化封疆大吏以及郡守又能奉宣以實無遠不屆無微不至是以里多君子戶有淳風膺百里者咸樂其職如此也余旣喜邑志之重新藉是以明吾素心而又嘆前此劉鄒宋諸公之欲志未志于今有

以克成其美也可不謂厚幸歟若夫趣尚樸淳衣冠鼎盛或紀載所已及或耳目所周知襲前侈美弗暇贅焉特敘其風土民情之大者以見志緣地起地以事傳之義云爾或曰因而攘善因而殿功夫何敢乾隆壬寅嶺南梁鳴岡譔

縣志序

邑令石讚韶

余嘗觀太平一統志知廣谷大川異地剛柔遲速異齊民生其間者異習竊思夫紀事考績識往開來人文之所歸治化之所出而經都邑者之不可不參訂惟精也乾隆四十八年歲癸卯九月余蒞任茲土見其地脉由黃龍蜿蜒而來鬱爲柳峰衍爲修江鬼石峭陡陰盤曲神皋奧區秀氣旁達入境考圖志適前令梁公重修甫成披閱之其間輿地之廣狹山川之險隘貢賦之高下人物之淳畜罔不釐然各出燦然具備焉且夫文獻者吏治之原也蒐羅之而精益求精者有司之責也梁公極意修輯於體裁紀載固當然或訛遺中而正與補之未盡或繁簡中而芟與增之闕疑徵文考獻研之未精於政治文章恐無裨益我

國家斧藻鴻業民人噢咻蒞茲土者方欲興賢能以仰副我

皇上厚人文儲治化之至意而乃以邑乘典實擇焉不精其咎安在今奉

憲檄嚴加磨勘余卽於簿書錢穀之暇訪故老傳聞參舊家譜牒更校之豫章一統諸圖志與諸紳士細檢刻

覈至再至三其中章句字畫少有錯誤卽僞正之斯慎
重昭而緻密得矣夫梁公於劉鄒宋諸君之欲志未及
而美備聿彰余於梁公之適觀厥成而精詳更致故篇
目刊刻悉沿其舊而重加研究勸戒劃然俾余得以稽
古證今畢張治具而邑中士庶漸覺沐浴薰蒸相與爲
善庶人才振風俗淳以宣

上德意云爾時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月西粵石讚韶
譔

重修縣志後序

邑人 張華甫

洪州以西有縣名武寧自唐始也其地割西北隅以置
分寧南唐又割東南隅以屬靖安宋遷修江之濱玉枕
之麓爲今縣治江水上下紆縈七百里如鏡如練柳峰
削出天半如芙蓉此山水之奇也風俗重土著負氣節
勤生而嚮施無澳涖依阿之行無豁達從容之度通邑
無崇林上剝嬾女無治容拜佛之事人文於宋爲傑出
溪園水月之勝處士菡萏之池黌岡萬卷之富韓柳蘇
黃諸君子往往過草堂宿精舍登四望亭流連不忍去
也明萬歷邑令馮琦纂輯疆里山川風俗人物文章爲
志書一經兵燹殘闕失次矣我

仁皇帝御極之五年楚雲夢馮其世蒞武搜羅煨燼補綴
荒陋以存什一於千百蓋亦簡矣然猶幸有存焉者待
其時其人而新之爲可觀也顧予思天下事何湮沒易
而發皇難也何成就難而敗散易也豈非以其人哉豈
非以其時哉吾武志書前邑令劉修矣事未竟而去後

邑令鄒立局賓竹編纂三載已鈔版矣卒毀之及邑令
宋繼至稿亦成矣卒遷浴以寢者二十年何其難也歲
戊戌檄修郡志紳耆始上書我邑宰梁請輯邑乘以備
參考宰曰鉅典也勉之己亥春立局明倫堂凡邑孝廉
明經及諸生各司其事宰敬禮之歲底稿成記十卷今
庚子之二月吾友盛熙堂楊水園公車北上寓予官署
與予言甚悉而予亦喜甚思有以紀予之言也甫自職
列西曹離武已三載不及見諸紳士分纂分校之勤與
邑宰知遇之隆董成之速又不及致一酌一黍以相餽
遺用是媿赧然以二百餘年有待之書遷浴二十年未
成之事一旦成於今日何其盛也予不敏雖遠在數千
里外其惓惓不忘之意如侍左右而予友盛楊二孝廉
又予素所敬愛者曰凡例分二十四門研覈補馮之簡
武備寇變存宋之實體裁仿鄒之半而刪其繁斯亦庶
夫其可也予又何云時乾隆庚子秋七月既望序於京
舍之東房

重修武寧縣志序

陳雲章

縣之有志其猶國之有史乎粵稽周官小史外史之所
掌由來舊矣我

國家久道化成名公鉅儒義烈節士以及一言一行之善
所在皆有其載在

國史散見於郡縣志諸書者彪炳寰區遠軼前代何其盛
也武寧踞修江上游太平九宮諸山磅礴鬱積清淑之
氣鍾於賢豪博雅若邢侍郎忠鯁若周學士高隱若鄭

山人其尤著已余以道光壬午承乏是邦公餘之暇披覽志書按其圖經參諸傳記慨然有懷古之思焉及與邑中人士接出其文章皆高簡有法度與之講求利弊則具有條理俗尚勤儉而勇於赴功又如恐弗及三載以來修舉廢墜城鄉好義者踴躍捐輸不下二萬餘緡益以見士氣之醇民風之茂而曩哲之流傳爲未艾也志之作也自前明成化丙午邑令馮公琦始取永樂間縣丞鄭觀本爲之嗣是屢有修輯而燬於兵火蕩然無遺

國朝康熙丙午前令馮君其世收拾於煨燼之餘粗存梗概洎乾隆乙亥金匱鄒君應元來知縣事悉心搜討閱五寒暑始就竟格於他議書不果行至壬寅歲梁君鳴岡始行續纂繼之者石君讚韶復加叅訂焉其規模蓋已大具已顧自壬寅後迄今又四十餘年掌故之沿革人事之推遷政治之得失其有繫於一邑之大者不知凡幾非續有成書其何以信今而傳後爲徵文考獻資會

詔修一統志

大憲檄各屬纂修邑乘爲省志先事旣下商之紳士咸曰諾乃設局正誼書院延邑中有學行者分纂校之任以癸未二月始越今歲六月書成凡前志之缺者補之略者詳之繁冗者汰之炳炳燁燁分爲三十二門釐爲四十四卷宏綱具舉細目畢張亦云備矣然余竊有感焉

國家設官分職所謂知縣者何知一縣之事而已一有不
知厥官曠矣撫是編也觀戶口之殷繁而知保聚之艱
宜急爲撫字也觀山川之阨塞而思治安之要宜預爲
綢繆也由是以扶世翼教則士氣益宜培也民風益宜
正也若但侈疆域之大冠蓋之隆則非

各憲所以徵取是書之意而於史家義例不愈失之遠
哉刻既竣邑人士請余爲序余文詞謏陋何足以弁簡
端惟念躬襄盛舉而又幸與邦人共觀厥成也因書此
以自勉并以貽後之官斯土者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季夏月知武寧縣事閩中陳雲章

撰

北鄉文會序

邑廩陳懷竹門一
生

蓋聞聖人施教首重乎文君子輔仁有資於會吾鄉籍

隸西北壤接東南風氣稟於方剛山川昭其孕育人文

似錦仙源縹帙勝桃花山名功業凌雲奕葉科名聯鳳翅

地名溯文瀾於澧水美在南宮楊三益吳尚湖建朱旂

於道州名高北海潘儻孫士學伊源窅渺產龍翔鳳翹

之才潘希謨文陣縱橫駭虎變熊飛之客湯邦德鸞鳳

不羈枳棘儀豔九苞魏旭鯤鵬時沛雨雲勲儂一指廖宗

大王聯璧盼龍峰山名而神悚睨獅阜地名以神怡蓋有徽猷曠

騰五鳳山名循其美趾蹟契三賢地名百樓地名有遺書架藏

玉軸甫田橋名烝髦士人號故家環滁地名皆山歐文可誦

太行盤谷地名韓序爭奇五桂香擁燕山地名衆蓮芬清羅

岫山名橋名楊柳挹來滿座春風陳春萼溪字梧桐看去

盈篇秋水盛際斯子大業冰文巖蠹梅林地景色釀泉

名煥丹井井流輝勝地煙霞亭亭靄靄偉才著述鬱鬱

蔥蔥讀雁里之篇聲施赫奕方孟縉子繼懋覽雲巢之

作閩奧崢嶸盛大謨志礪忠貞少府精神貫日胡士奇

才優參贊別駕文彩流風杜玉樹閱雲不礙青山收來

三益鄆玉庭盛氣摧開白刃竝美二難羅汝士潔士

羅恩仙李垂青李顯榮李尉名足留於鐘鼎山

廣陵振響盛叔子鏡鏡子牧瑞更兆乎太平山

盛世寵

恩綸稽古之力潘德義潘德昭湯三聘名才敦實詣搥

檄為榮潘德昭騏驎騰驤羣空冀北潘南吾孫士學珪

璋特達價重雙南潘大夏盛應求盛宗唐無謂老

明經久領吏治文章之目曹魁張成大股杜俊縉

盛烜潘安儼潘大經楊世焯胡龍升潘大鵬盛俊

倫潘淳輝共傳賢執政能留紀載簡帙之光鄒居簡

潘大賚鄒有恭鄒有隆湯興正鄒堯九鄒有

國棟盛廷聲鄒恭輔盛應臺鄒程黃守清方

鄒中立胡廷彰李聖折羅程黃守清方

思欽潘大藩廖義臣胡他如德劭年高寵蒙優

朝欽杜汝鳳鄒陵廣胡他如德劭年高寵蒙優

渥張希全李方繼泗劉功堉杜士敬潘日鑿

李又白杜作商賢關聖域志切匡襄盛節孫大潘

樓劉宏集李筠蓋由理學有淵源朱程克紹潘必鄉劉百

孝友為根柢品行堪旌張良員今者同鄉之中誠多博

肆論語共聞

盛字雲

緬想前賢益興後起韓爲湖而蘇

爲汐孰有波濤陸有海而潘有江環來几席用聯一鄉

之善各抒寸心之靈或白首青氈咸推長老

地各或髫齡

異穎不愧神童

山名

况身列膠庠之間與業荷醇儒之任

毋云故事普策文程銳藻英思高舉雲旗

峯名

以至摧山

撼嶽無端神嶺

嶺名

飛來敷玉屑洒清言伊叟

地名

之茶可

啜飲醇醪歆至味黃婆

仙洞

有酒分香或按月郵題互相

甄其是否或輪都會課彼此迭爲主賓奉一先生之言

經傳函丈交四君子之契正在從繩制藝則均祖半山

地各詞賦擬藏諸石室

地名

先行誼而後文藝有德有言杜

標榜而戒黨同久交久敬則才以人著而道隨時升將

追美龍門

石名

允增會晤之勝自標題雁塔

地名

彌覺文字

生馨謹序

此北鄉前輩陳竹門先生乾隆五十八年序也時先生
偕諸鄉前輩倡立四都文會已而格於他議不果成論
者憾焉道光戊申汪子晴溪杜子翼颿董子丹五方子
象容慨然有念於桑梓之地麗澤宜廣也爰是延集各
都諸君子集租百石以爲基而北鄉文會廼成顧是舉
也距竹門先生作序時已五十六年矣其間文人杰士
政績科名彪炳後先者正復不少而必遲之又久至今
日而後相與有成殆亦有風會焉不可得而強也願諸
君子成始成終設立善後章程以爲文教振興之助則
所謂仰惟前哲佑啟後人者不胥於汪杜董方四子暨
鄉中同事諸君子大有望乎會旣成適際邑乘續修鄉

人士檢竹門先生序付梓是亦前輩風流不墜競競乎碩果蒙泉之遺也爰述巔末以示來者道光二十八年臈月朔日北鄉後學潘音呂謹跋

重捐正誼書院經費序

四川 林懋勳 鼎甫

凡事可以行之久遠而不廢則必其有餘力有餘財然創始時不足是懼幸而足何言餘是所望有大力者繼此而擴充之也正誼書院舊存田畝不敷支給道光三年陳秋河先生奉 程中丞諭捐廉倡首城鄉紳耆樂於從事或以田獻或以錢輸合育嬰堂捐項共計新舊田畝租息每歲可得千緡觀其編立條規推廣正課分別住院不住院諸章程可謂盡美盡善有餘力有餘財行之數世而不廢者也道光十年松齋朱君滌弊補遺

舉每歲額入之數亦以千緡訂爲支銷俾士林得受其實意誠美矣詎知年有豐歉佃有頑樸意美而無良法以行之幾至於匱自朱松齋秦省吾陳雨帆三君任內前後不過五載而佃欠已二千緡有奇每歲額支不敷皆官爲挪欸墊給設遇交代則折扣作抵迨至無欸可墊有欠難追愈累愈深則官與佃均受其迫此不留餘力不留餘財勢必至廢之道也 予自甲午冬抵任今年矣日事追呼舊欠大半無着卽每歲新租亦征不及六分查其由來或以一人承佃數人分耕或私負宿逋將田轉佃追呼過急非捏報逃亡卽指爲旁人侵蠹若換新佃又求減額租仍不完楚愈趨愈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以士子肄業之資而爲佃戶身家之累論者

尤歸咎於追呼之不力其盡然乎爲今之計非再爲勸捐廣其生息以補不足終難久遠茲予捐錢百千繼爲之倡並請邑紳張渾齋劉甘泉兩先生領袖其事以綜其成惟冀合邑紳耆富戶樂于爲善繼前人之美行終今日之勝舉概爲捐資俟有成數卽發典生息並彙冊稟 府立案書院經費期於有餘庶可久遠行之而不廢矣

道光十六年歲在丙申仲秋月中浣知武寧縣事林懋勳題

彙登節孝序

教諭 臨川 范佩蘭 香谷

道光戊申之冬武邑補修志乘節孝彙登廣

國恩也抑以慰孝子之心也人有至情莫如愛親一念吾

母若何守貞未有不愀然悲潛然涕也其及養節母者見母憂容則心傷見母吞聲則心又傷况孀母擗標之日正孤孩襁褓之時孤孩方釋襁褓而有知孀母或因擗標而倏隕欲養末由不愈心傷乎

國之優卹節孝也固欲人人徧及而不能徧及窮阨之未

請

旌者母能嚙雪飲水以守志不獲闡揚生無以昭亮節死無以慰貞魂爲子不更心傷無已乎且立節甚難有未合鬻重義而痛夫者有痛夫過甚而遂致捐生者有不忍遽死代夫事親而撫孤者有無孤可撫而立繼者有無力立繼而煢煢終老者艱難萬狀終始不渝其堅於內也如松之心其勁於外也如竹之筠其幽貞自賞也如

蘭之馨非亟褒嘉不惟無以伸立節者之志而人子之於節母當亦抱痛靡盡矣茲計邑諸君子訪核節孝名數共二百有餘移請邑侯彙爲登載俾姓氏榮諸青簡與修水柳山並壽庶幾

國恩待及而未及者皆得廣及之也孝子其亦心慰而興起乎

今古地理述序

太傅 萬承風 分寧人

吾友王仲七宣今古地理述成大學士費筠浦先生序曰此仕學交資之書也吾以是知七宣之績學而優於政矣管子曰地者政之本也今天下省府州縣以訖外藩屬國地各有政莫不本於

京師

盛京又

京師發祥之本也此七宣所以首述次述附述者本末蓋釐然矣論衡曰地有山陵川谷謂之理地之理今古則一地之名今古或殊此七宣所以述今於前述古於後沿革蓋判然矣在昔九州甫畫載益幽并六國既兼旋移郡縣自時厥後分天下爲道爲路爲省莫不以時因革隨世遷移凡此者皆所以綱紀政事經緯山川立地理之本布諸圖經史傳志記典考者無非欲使後之人有所述焉然或一代之書書一代之地或摭歷代之地成歷代之書其間建置損益分合月異而歲不同求其由今溯古因流得源展卷而瞭如指掌者鮮矣七宣績學而優於政者也宦遊以來履今之地必考古爲何

名讀古之書必求今爲何地當在滇時遭逢賢上官留意政事文章因與今太守孔東山商推討論擬合今古地理而述之俾資考證旣以萬里覓書爲難遂留以有待嘉慶甲子七宣東山朋簪復盍諸賢上官舊雨重逢相與續成前業問客都門主予思不辱齋徧借羣書及各部院奏冊則例堆積案頭一燈熒熒手自述錄漏四五下不少倦吁七宣之用心可謂專矣顧猶鯁鯁然以集新徵舊會有良朋抑何讓善而不居也書成筠浦先生暨同事諸公促授梓人予直廬趨公所補於是書者未及十一今取全述而尋繹之舉九有中外

都邑宮闕之壯麗疆域形勝之險夷賦稅祿制之多寡學校職官武備無不條分縷析森然在目不下堂而周

五土不移步而觀萬邦筠浦先生所謂仕學交資之譽不與論衡推理管子知政之旨今古若合符節與吾以是知七宣之績學而優於政者其來蓋有自也嘉慶丁卯春仲萬承風序

長樂書院序

太僕盧 浙 容菴 寺卿

國家風氣之茂本乎人才人才之興由於學校鄉之有學蓋仿諸古者黨庠州序遺意以苔岑至邇風雨相深之人相與觀摩如鏡鏡景視郡縣之學爲便焉吾邑各鄉皆有社學惟長樂闕如曩予未釋褐時曾有志焉未之逮也近因前令閩中陳公秋河有增修縣書院添設膏火之舉吾鄉奉行而推廣之計補前此之所缺議興鄉學時則有若家馨畚堂獻其家塾余環溪公捐千金

置田爲倡諸君子雲興響應各量力贖資以成事既郵
書都下舉其崖畧及善後事宜以告予予曰是吾志哉
諸君子合而成此舉信善哉事不可無所資是舉也一
鄉之學者得所資矣予以奉職太僕受

恩深重時虞報稱之難既不能來與諸君子共肩厥任又不
及與諸後賢晨夕論文退食餘閒未嘗不神遊梓里也
我

朝

聖聖相承文風適上學校如林絃誦之聲達夫閭巷士生斯世
罔不爭自濯磨以期潤色夫鴻業黼黻夫

昇平矣繼自今人才日盛風氣日醇於吾鄉有後望乎抑
予有說焉漢儒董仲舒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學術正故處則爲名儒出則爲名臣是之
謂真人才其所以倡風氣者尤遠且大往者陳秋河明
府本此意以名吾邑書院不揣愚衷亦願與諸後賢共
勉之質諸立學諸君子以爲何如喜而書以會之道光
八年歲官戊子孟冬月鴻嶺盧 浙容莽氏撰

北鄉二十六都小賓共會序

邑郡 庠生 杜中毓 憩堂

北鄉之著姓雄于二十六都者曰王董李魏而孝廉一
科開道者爲王月輝月輝固賓興中人也道光壬寅王
勉齋先生之倡建賓興也月輝有贊襄力焉然是舉也
登高一呼而羣響應獨月輝乎哉二十六都分北鄉四
分之一若小賓興之設二十三都成最早比之奕棋者
先下一着而通盤之首尾自相應也然其旨受之於月

王都一大都會而屏藩之者則侯伯子男之小都會也
今昉其意於賓興會合各鄉各都爲其大又會一鄉一
都爲其小以小維大大總其成小供其命藏富於小而
歲額不減於無年則大者有磐石之安丁未冬杪二十
六都小賓興會成予笑曰月墀何見之早而成事之遲
遲也癸卯越丁未春風凡五度月墀羈於北然不有董
李魏諸君子哉見之於五年之先成之於五年之後豈
不亦董李魏之責抑豈遂董李魏之不樂於成而待月
墀之委曲求合也予與魏雖同井少葭葦若董心盤與
同壬子生李蘭菴藝圃窓友也二公皆幹才月墀將有
事於都下大約主盟於會者非二公諸君子而誰也今

是會也踵而行之者邑所多有而我北鄉之二十五七
兩都皆不日可觀成焉北之四都各會其會先之者二
十三都謂非一鄉之倡不得也雖然抑所聞於月墀者
速之成耳不然先後未可知也故夫賓興之建其大者
鄉有力焉若夫卽小以衛大則皆月墀之說也抑古人
有言曰衆擎易舉其雄於二十六都者董李魏均不屑
雌伏也月墀其將稱呼之

北鄉二十三都小賓興會序

邑舉人 王文桂 月墀

道光癸卯冬北鄉二十三都小賓興會成夫賓興也而
小之曷昉乎先是邑諸君子倡建大賓興於城內七鄉
一市共之勸捐田畝費成巨萬二十三都爲治城附郭
好義急公爭先恐後爲衆鄉都之最越歲而都人士思

善事之不可無輔也爰立小賓與以衛之於是再集都中好義者醵金聯會生息日繁不數年而會隆隆然起矣夫鄭康成之居高密也則有通德之坊裴中立之居聞喜也則有集賢之里二公至今日猶令人嘖嘖稱道者良以人情處要津則衆著之善可勉然居梓里而攸好之誠未必其皆出於自然也今二十三都之小賓與其殆通德集賢之遺乎觀其條設章程井井有度清會股別捐金嘉好義也尅時日徵租錢急公局也給考費黜假冒杜弊端也派總理擇老成防侵蝕也懸賞格獎新貴勵後賢也有美必彰無善不著洵於一都之文學大有裨益予於二十三都爲毗隣若潘若劉若杜若鄭若李皆有親故戊申夏客艾城都前輩命序不獲辭伏思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今二十三都之前徽未沫後軫方迺離離喈喈固將膺顯秩而躋清秘矣復仰邀都前輩之加意栽培務爲可久可大之德業而作衆鄉都之領袖也則是小者大之基也烏得以其名爲小也而忽諸

讀詩釋物序

吉安府
訓導 方瀚 春湖

家茵吾師未沒之先年姪哲以泮遊拜見比歸械稿潛授告曰吾塲屋潦倒三十餘年生平所有制藝古文試帖以及古律諸體詩未經收拾散佚不能成帙所存者惟手輯詩經一部命薄家貧無子其誰守藏萬一遺亡苦心徒費汝叔樸實人也曾遊吾門知心不二汝其授以待梓予拜受而藏之方今司鐸吉安之三年先生旣

死之十四年也悠悠忽忽予亦將老矣師弟死生之託其敢忘於心乎爰捐俸而就雕先生東頌受書以來經史子傳無不精通尤詳究於詩蓋謂物理廣博者惟詩形聲未辨則茫名稱未核則昧風雅頌之取義於賦比興者皆恣恣不得指歸矣是以學記明揭其教以告天下萬世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比貢明經將老矣遂淡科名勤著述爰倣爾雅體製舉詩記載之名物而類分之顏曰讀詩釋物以公於世曰釋天曰釋歲時曰釋地曰釋人曰釋官制曰釋祭祀曰釋禮制曰釋藝事曰釋飲食曰釋宮室曰釋冠服曰釋器曰釋金玉曰釋鳥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曰釋菜曰釋穀別類分門凡二十一卷夫上之以窮陰陽歲時下之以窮

建制沿革大之以窮禮樂制度小之以窮鳥獸草木蟲魚遠之以窮帝王都城近之以窮射御舟車服佩器用可謂詳且備矣而援引不確詰訓失真未可以云釋也絲是博採春秋國語史記詩序詩詁六書故風俗通埤蒼文字指歸水經注寰宇記輿地記初學記博物志詩緝小爾雅邢疏通雅世本通義纂五經義山海經呂氏春秋隋志唐志荀子核其名實而凡葩經中有形可辨有聲可指有名可稱皆得依據矣然猶欲辨之正之釐然而校訂之是以徧考其說借監朱考亭呂祖謙說苑孔穎達嚴粲范處義鄭康成李樛蘇氏京相璠毛萇王肅孔安國譙周古史王應麟服虔郭璞張拭夏侯歐陽李如圭薛瓚師古林氏叔恬王通四明范氏陳君舉邱

吉甫冠宗爽孫毓陳德明何休陸佃曹粹中鄒泉戴侗
馮復京韓嬰章句邢昺梁正院氏黃長睿傅氏七謨陳
暘樂書廣汝明熊氏孫叔然馮嗣宗章俊卿朱公遷錢
天錫諸名公著作究其原委証其是非推其蘊奧而衷
於至是而集其成者則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御纂詩義折中爲斷予奉

師命授諸梨棗裨考据苦心嘉惠初學庶幾因名稽義
卽物窮理豁其目瞭其心而爲讀詩多識之一助云爾

新立賓興會序

邑令 王師道 勉齋

天下事之各以類應也百族皆然而士惟尤切歐陽子
謂物常聚于所好信有徵矣歷觀古昔漢重賢良則有

賢良應隋重茂才則有茂才應其他秦散多金宋加餐
錢爾時士之嚮風如肝蠻然可見財能聚人亦罔不應
焉矧乎好道德文章者乎道德尙已自徵辟薦舉之多
弊其制不能行于後世不得已以文章求之文章者功
名之所從出也士攻文章志功名亦是投其所好者年
當大比其課文者鮮不慕文露之沈其肄武者非不思
武露之布大半因資斧所艱不能伸邁往之氣耳公例
會試者有水脚費任仕者有養廉銀獨難爲發軔初基
者地也武邑雖屬山陬多森荒确然柳峯拔秀修水廻
紋代鍾律魁予承乏斯篆已六載矣愛其民之急公而
慕義也百廢具興愛其士之勤學而能文也三升有策
因慮夫貧乏之不能奮功名也萃縉紳士庶而謀之會

起賓興捐廉倡始詢謀僉同一時醵貲獻田者踴躍樂輸幾數萬緡於是商定章程凡文武生之應鄉會試者給貲若干數獎資若干數循復斟酌羨贏創營會館訂期備讌預薦鹿鳴瓊林堂楹森列其中排比樂輸者姓名奉粟主而祀之俾好義者有所激勸焉夫愛榷梲者重厥萌芽育鷄鸞者弗遺雛卵然則爲振興人材計又何妨于

國家經制外稍爲變通而鼓勵之耶斯舉也觀光有資則興賢有兆投其所好者而助之自以類應於以奮士氣而振文風焉行見炳蔚人文

羽儀

王國一時應

景運以同升者與柳峯之雲修水之波連綿不絕是則予之厚望也夫道光二十四年關中王師道謹撰

